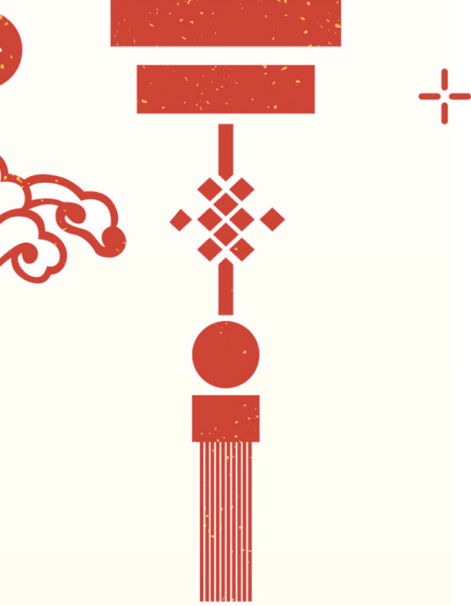




团圆 的意义就在于一家人能够和和乐乐地在一起。春节是亲人团聚的日子，团圆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家庭是我国社会基础，每一次的家庭团圆是中华民族互敬互爱的表现。通过团圆可以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团结，也会让人们在这个春节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满足。



春联

□ 方华



时光之门
被一幅喜气渲染
或斟酌的文字或纯朴的语言
都表达
一种春的心情

祝愿和祈望
如此的对仗对偶如此的平仄押韵
如此的
美好与幸福

上联是曾经的鲜艳
下联是将往的火热
一条横批
红了生活的眉额

回老家过年

□ 李季

家，跟打一场仗差不多。人潮汹涌的车站、几乎要被挤爆的车厢，这可能是那个时候中国独有的景观。有时没有座位，就站在过道上，勉强抓住头顶上的货架，其实前胸后背都紧贴着人，不抓货架也不会晃倒，但我不愿往人家身上倒，所以还是紧紧地抓着货架，站得笔直。这样就更累了，但想着离家越来越近了，心里还是甘甜的。堵车是常有的事，还有两次遇到大雪阻路，人在车上又冷又饿，但一回到家，一路的委屈

小时候，平时吃得不好，但年夜饭一定是丰盛的，可以用“堆桌满碗”来形容。每年的年夜饭，离不开的是腊鸡、腊鸭、腊鱼、腊肉、香肠、油炸的绿豆丸子。这些腌制的鸡鸭鱼肉有一个统一的名字，叫做“腊肴”。“肴”在这里发“笑”的音，充满了过年的喜庆意味。成天吃萝卜、白菜的孩子，怎么会不盼着过年呢？

老家的过年，有很多仪式。饭前，要在堂屋的中堂上烧香、点蜡烛敬拜家神；在大门两边烧香，敬拜门神；在厨房灶台上烧香、点蜡烛，敬拜灶神；在院子中间烧香，敬拜上苍。所有的香、蜡点上，再放炮，然后分长幼次序入座、开席。这是一年到头，全家最隆重的一餐。吃饭时，要说吉利、祥和的话，不许提“鬼怪”之类的东西。饭后，孩子要挨家挨户去给同村的长辈辞岁问好，然后才能聚到一起打牌玩耍。大人守夜守到十二点，再放一挂炮，以示辞旧岁迎新年。

我们家过年时，每年插蜡烛的蜡台都是父亲用萝卜削出来的，过年没点完的蜡烛，正月十五晚上还要点，等萝卜蜡台失去水分，干瘪下来，年基本就过完了。

我参加工作，到了北方，才发现北方过年没有那么多的繁文缛节。放挂炮，吃顿饺子，年就过完了。就是正月家里来客人，也是煮大锅菜，肉和菜在一起乱炖，不办酒席的情况下很少有整盘整碗的菜。简单倒是简单，可没有了隆重的仪式，总觉得这年过得不像是年。所以，春节一放假，我就急着回老家。

20世纪90年代的春运，回一趟

腊月廿二十一日大早，我家的厨房就烟雾缭绕起来，那雾像就像一条巨大的游龙，毫不迟疑地，直往上蹿。先把灶头淹了，再把屋顶淹了，又漫出厨房把整个明堂也淹了。一年一度，这个时段，整个村常常云雾罩，坠入仙境一般。因为家家都在忙着做团子、蒸团子。

做团子这事儿，早不得迟不得。早了，吃空了，过年怎么办？没有团子的年还像年吗？做迟了，也不行，后面还有浆洗、掸尘、烧煮一大堆事呢。我家灶台小，明堂却大，可以摆很多大蒸笼，也搁得下好几张竹匾，可以用来晾干刚出笼的团子。

做团子的糯米是自家种的，米粉早在腊月头上就在村里的加工厂磨好后储存在坛子里。眨眼间，腊月就过了一大半。今年家里做团子的人手比往年少，刨萝卜丝、焯青菜、剁肉馅，洗豆沙，炒芝麻，熬猪油等，显得格外忙碌。灶间打扫干净了，明堂也清理完毕，蒸笼和蒸笼布已

腊月团子

□ 顾建虹

经洗好晾干，一切就绪。

一年一次，这事儿有点隆重。劈柴火，接米粉、拌馅料，一家人需要分工合作。天蒙蒙亮，母亲就起床烧水，一般是我回到家，正好母亲用热水在大脸盆调好米粉等我接。这接米粉，需要手里有劲才行，而且还需要技巧，揉不到，蒸出来的团子会全部塌下去。团子顶部会留不住米粉而破碎，而团子底部则成了塌方坨。不仅品相全无，吃起来也没韧劲。待米粉终于揉揉好，先分成几个大团，然后取一团搓成均匀长条，捏出一个个分剂子，这才开始真正做团子。

先把剂子搓圆，然后转圈按捏成锅状，中间放入馅料，再四周捏拢。



茴香 回乡

□ 唐占海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不久后，父亲竟然找到了我的住所。他并没有要求我回去，只是隔三差五来看我。

父亲第二次来的时候，带来不少新鲜的茴香。那时天冷时见不到绿色蔬菜，茴香是大棚里种的。父亲在大棚边缘种了芹菜、茴香之类的蔬菜，长势很好。我父亲一边洗茴香，一边说：“今儿我给你包茴香馅饺子！”我最爱吃茴香馅饺子，那清新的味儿特别诱人。父亲的茴香馅水饺带给我春天般的新鲜美味。

从那之后，父亲就经常来看我。很快到了元旦，按习俗也是吃饺子，父亲又给我包了茴香馅水饺。元旦之后，腊

月到了，腊月里吃饺子是美事。父亲时不时就来给我包饺子。吃了那么多次茴香馅水饺，我没吃够，每次吃都会连连夸赞好吃。

转眼快到春节了，父亲看我大口大口地吃饺子，忽然问：“知道这饺子为啥这么好吃吗？”我立即回答：“因为是茴香馅的，我最爱吃茴香！”父亲听了点点头，说：“茴香，茴香……”我咽掉口中的饺子，品咂起“茴香”两个字。茴香，回乡，茴香，回乡。父亲的茴香馅水饺，不就是一次次催促我回乡吗？我工作的地方虽然离家不远，但毕竟出门在外。人在世上飘，家才是最温暖的地方，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大的幸福。父亲怕打消我的积极性，没有直说，却一次次以家的温暖来诱我回乡。

春节前，我辞掉工作，跟父亲回了家。那年我挣到了钱，父亲的草莓卖得不错，家里的境况好起来了。父亲当初定下的目标实现了。

都烟消云散了。

后来，父母先后离开，带走了他们苦心经营的家。灯影晃动的故乡，成了再也回不去的地方。我不回老家过年，已有十几个年头了。

年头接年尾，年总是万象更新的开始，每年春节，我都深深怀念老家那浓浓的年味。家里的八仙桌，除了来客人和年夜饭时用，平时很少用到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大红的八仙桌旁，上面是父亲、母亲，东边是大姐、三姐，西边是二姐和我。多么希望能重温这样的场景，哪怕隔着千山万水，哪怕有千难万阻，我也一定会赶回老家过年。



是深山也是大山

——读《家山》有感

□ 黎江毅

我从小就对家乡的山充满了敬畏与好奇，孩提的时候，每逢傍晚时分，我会坐在门槛上，远远地看着被夕阳染得金黄的连绵山脉，在暮色中映衬下，山的轮廓显得更加柔和，也愈发神秘。那时候的我总想走出这个群山笼罩的小镇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在阅读著名作家王跃文新作《家山》的时候，脑海里浮现最多的是小时候与大山打交道的生活。《家山》虚构出一个叫“沙湾”的中国南方乡村，重塑了一个普普通通中国乡村的人间故事——夫妻父子邻里，悲喜忧欢乐。小说通过细腻的笔触，描绘出了一幅幅充满生活气息和历史感的画卷，在极其世俗而又充满诗性的生活图景中，不时鸣响着冲突、争斗的命运变奏，呈现的是乡村百姓息与共的生活原野，刻画的是各具面目和性格的人物群像，让我仿佛置身于书中的那个山村，感受着家乡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。

“踏遍中华窳两戎，无双毕竟是家山。”

清代龚自珍曾游历中华大地，在体察东南西北的风土人情之后，最终认识到自己的家乡才是最美丽的。《家山》中有关“山”的主题描写和思考尤其耐人回味，王跃文在访谈中曾指出家山的原型其实是雪峰山，山上“福寿阁”的牌匾上还是由王跃文题写。这座横亘在湖南西南部的大山，南起湖南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边境之处的大瑶山，北止湖南与湖北交界的洞庭湖水之滨，从东南丘陵一直蜿蜒向云贵高原。唐朝时，著名的诗家天子王昌龄曾写下“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的千古名篇，这里的楚山，其实便是雪峰山。书中写道的齐天界、豹子岭，都是雪峰山区的常见景色，王跃文把山、水、树、花等自然景色描绘得栩栩如生，向读者展现出雪峰山独特的地貌和自然风光。“从柚子树下望过去，望得见西边青青的豹子岭。豹子岭同村子隔着宽阔的田野，田里长着麦子和油菜花。山上有很多野物，有狼、熊、豺狗、狐狸、野猪、野鸡、松鼠、野兔、黄鼠狼，凡叫得出名字的野物，山上都有。”“东边齐天界不远不近，隔着万溪江，山重着山，起起伏落，没入云天。南边的山越远越高，万溪江是从南边山里流下来的。”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让我在朦胧之中仿佛身临其境，那山顶的积雪，被北风一吹，开始摆脱静凝的状态，飞扬起来，飘进了我的心里。

山的本意是指地面上由土石构成的隆起的部分，因为山是高昂的，所以引申出“大”的含义。在乡村中，山对于农作物的生长、村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乡村的繁荣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一座山意味着生命的延续和繁荣，承载着希望和未来。何谓“家山”？既有家乡的山，也有家乡的人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喜欢用“山”来表达人的品格，比如崇高、博大、厚重等。文如其人，山亦如其人。正是有如此淳朴的大山，哺育了同样性情的乡邻乡亲。国学大师钱基博在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中说，“顽石赭土，地质刚坚，而民性多流于倔强”“义以淑群，行必厉己，以开一代之风气，盖地理使之然也”。湖南人大山一样的性格在《家山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印象深刻的是书中的湖南奇女子——桃香，作为齐天界打虎匠的女儿，桃香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。四跛子失手把亲外甥德志砍死后，沙湾没有人敢替他出头，桃香就决定自己去县衙打官司，把一堂众人惊得是目瞪口呆。打这起，沙湾人都尊桃香作乡约老爷，承载了全村人的希望。

和王跃文的家山一样，我的家乡也在南方，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小镇。我的家山却比雪峰山要普通得多，普通得连名字都没有，我们一概称之为“荔枝山”。“荔枝山”没有雪峰山雄伟与秀美，但它有自己的韵味和故事。20世纪90年代，家乡果农种植荔枝大大增加了收入，纷纷建起新楼房，“荔枝楼”的称呼由此得来，一栋栋“荔枝楼”矗立在荔枝山间，曾有人即兴吟诗“曲径通幽香荔路，芒果龙眼碰人头，梯次开发层层绿，星罗棋布荔枝楼”。此情此景，着实让人难忘。再后来，我离开了家乡，走过许多那些我曾经梦想的名山大川，蓦然回首我才发现，那些地方虽然美丽，但在我心中，却始终无法取代家乡那一座座荔枝山。凡我在处，皆为家乡。

